

职场励志

美商独资公司睿智无限中国区首席代表突然离职,主管销售的副总拉走一批团队和客户另起门户,剧中中远在美的总经理束手无策,市场总监夏青青临危受命,挑起公司发展重任,公司危机变成夏青青的个人机遇。职场中的人都会遇到各种选择,从一家公司跳槽到另一家公司,从一段情感“跳槽”到另一段情感。如何选择?选择的标准是什么?是诱惑还是疑惑?夏青青的故事,或许可以给她比她更年轻的人一些借鉴。

张博文忽然觉得有些吃醋

与夏青青分开本不是他的本意,张博文想,如果自己不是那些事情,或者不出那些意外,很可能此刻已经与夏青青结婚了。她也许会安静地陪在自己身边,像只小猫一样依偎在自己的怀里,搂着她自己就会放松和平静,好像很多烦恼就不算什么了。

忽然间,他很想念夏青青。于是他拿起电话,输入那个熟悉的号码,拨了过去。“喂?”夏青青的声音仍然温柔平和,熟悉的语调里听不出疏远的意思。温柔的语气仿佛在让张博文耳边吹起清风一样,让他心头一软,当初刚认识她的时候感觉又有点回来了。

“是我。”“嗨,我知道。怎么啦?”夏青青的声音听起来很阳光,她应该是在外边,周围的声音嘈杂。是很开心吗?张博文说不出为什么,有点不舒服。离开了自己,她似乎过得很好。“没事。想问问你怎么样了。”“我很好啊。现在跟朋友在外边聊天。唔——你呢?还好吗?”“我……不是很好。”张博文忽然觉得有些吃醋。夏青青此刻一定是跟那个男的在一起吧?他们很好了吗?夏青青应该已经把自己忘了。张博文一吃醋,就忘记了刚才自己的反省,忘记了自己其实一个月前也基本是夜夜笙歌,常常有不同的女人睡在自己的床上。“你怎么这么晚了还在外边?又跟男人瞎混。”

夏青青哽住了一下。张博文好久没用这种霸道的口气跟她说话。在以前,她会觉得这种孩子气的霸道很可爱,心底会滋生出幸福和甜蜜。但现在听起来怪怪的。都分手那么久了,他凭什么来干涉自己的生活呢?

“你怎么不好了呢?”夏青青看了看身边的郑磊,想转移话题。“最近很想你。可是你都不见我,跑去找别的男人。”夏青青有点好笑。她太了解张博文了。明明是自己花心先外遇,乱找别的女人,却弄些无中生有的事情出来,并且讲得理直气壮,仿佛是自己很愧对他似的。

“听说你们公司最近情况不好。你没事吧?”夏青青不想接着上一个话题说下去。这时候,郑磊在旁边跟人说话,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,声音很大。张博文听到了,泛酸得更加厉害。于是他也不想再说什么了。

“没事。你跟你朋友聊天吧。我挂了。”“好,晚安。”张博文语调里的酸味儿,让夏青青有点高兴有点想笑,到底为什么也说不清楚,只觉得,这张博文怎么都长不大呢?

张博文挂了电话,心里有些生气,可是生什么气又说不好,就是觉得堵得慌。刚才电话里听到的男声,应该就是跟夏青青在一起的人吧?难道是自己上次在酒吧碰见的那个吗?张博文努力回想着那男人的样子,高大,健壮,好像块头要超过自己。夏青青跟那男人现在应该住在一起吧?想到他们有可能今晚会上床,夏青青会被别的男人搂在怀里,张博文就觉得心里好像有猫抓,浑身不自在。那感觉好像是一个自己很喜欢的玩具玩腻了,暂时放在一边,可是却被别人拿了去,而且再也找不回来。后悔、遗憾、恼怒、失落,一股脑涌了上来,十分的难过。可是又不能再打电话过去了。他不想在别的男人面前显得太孩子气,让他笑话。郁闷不能说,有什么也不能做,这种折磨很难熬。张博文倒了一杯酒,一口喝掉。再倒了一杯,然后又一口喝掉。他闭上眼睛靠在沙发上,夏青青的影子在他眼前挥之不去。他大喊一声,可是又什么都喊不出来,只觉得肚子里一股气在横冲直撞。忽然,他掏出手机,找出一个电话号码就拨了过去。

“喂?”对方是一个清脆的女生。“维维安,是我。今天晚上你过来吧。”“你今天有空啊?”“有。刚下班,有点想你。你过来吧。”“好啊,那你等我。我半个小时到。”“好。”

张博文身边总有一些这样的姑娘。她们居住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,从事着各自的职业,有高有矮又穷又富有70后的有80后的。不知道张博文对她们用了什么魔法,即使不是特别的有钱,这些女人也都是爱他的。为了能够维持与他的关系,她们甘愿做隐形人,不介入他的生活,只等着他一声召唤就会放下手里的一切冲过来。但她们的其实都只是张博文手机中的一个号码,只有在有需要的时候才被随时调用。她们可能也知道其他女人的存在,但即使是妒忌也不能发作,因为张博文不喜欢歇斯底里的女人。她们知道这样的做法有些“贱”,贱就贱吧,只盼着张博文哪天被感动,收了心,自己成了张太太,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清理掉其他的竞争对手。然而那一天究竟是什么时候,她们都还不知道,张博文总是在她们快要绝望的时候给点火光,让她们又希望下去。



生财之道

家里的事儿,还是坦然面对好些

2007年2月17日 除夕 星期六 晴
与其让别人背地里谈论,不如坦然承认自己的确混得不好。向他们展现一下我的真实生活,尽量麻木一些,习惯就好了。

晚上吃团圆饭的时候,岳父特地问了一声:“明天有没有其他安排?没有的话就一起到周媛的二爸家去,今年轮到他家了。”我说:“没啥安排,一起去吧。”儿子要去放烟花,我突然想起还没来得及去给他买。周媛说:“去年的烟花没有放,就藏在床下面。”我怔了一下,想问为什么,却没有问。

我默默地在床下搜出了去年的烟花爆竹,稍微有些潮了,不过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大碍。我拉着儿子来到楼下,点上烟,心里默默地祈祷:假如这些烟花还能燃放,那么我2007年一定很顺利。我将烟头伸向引信,一阵青烟冒出,“啪”的一声,烟花冲了出去,在半空炸响。我心里一阵欢喜,回过头,看见儿子捂着耳朵高兴地跳着。不远处,周媛也捂着耳朵,一脸的笑意。

我心里动了一下,把正在燃放的烟花递给周媛。她迟疑地接过去,牙关紧咬,眼睛眯着看向一边,听见烟花炸响之后,像碰了炭火似的急忙扔下,欢笑着和儿子抱在一起。似乎已经很久没有看见周媛这么开心了,我心里有一点儿酸。

因为要看春节晚会,周媛玩了一阵后就回家了。我和儿子在楼下肆意地逗乐,空气中全是硫磺和硝的味道。儿子在我的调教和鼓励下,终于也敢大胆子放烟花了。每放一响,他都要激动地

欢呼跳跃一下。烟花和爆竹很快放完了,儿子意犹未尽,嚷着还要放,我许诺明天再去给他买一些,他才肯作罢。这份肆意的欢乐,原本在去年他就应该享有的,因为我的逃避,拖到了今年。

回到家,电视里正演着白云和黑土的吵闹,岳父母和周媛时时爆发出一阵笑声。我站在旁边静静地看了一阵,有时也跟着笑几声,笑过,心里有些空荡荡。

临睡前,我找到儿子的存钱罐,往里塞了100块钱。我对儿子说:“这是爸爸给你的压岁钱,你长大了记得要混得比爸爸好哦。”这是我第二次给儿子压岁钱。第一次是2003年春节。

没有朋友,就意味着没有团队

2007年2月19日 星期一 晴

正月初一就这么过去了,我参加了一场欢乐祥和的聚会。今天,我找了个借口,离开家到了弟弟那里,去看他春节过得怎么样。弟弟坐在那里发短信,短信音时不时地响起。我也拿出手机,忽然感到非常失落。这个春节,除了赵均和小玉(我在工地上认识的一个女孩子),没有一个朋友给我发新年祝福的短信。而赵均和小玉都只能算是新朋友。我的那些老朋友,都已经把我忘记了。我突然觉得需要朋友,这是一种精神需求。而在一年前,我不敢有这样的需求。连饭都吃不饱,还敢有精神需求?扯淡。

我翻看手机上的通讯录,一个一个熟悉的名字跳了出来。每一个名字都能带来一个熟悉的场景,这些场景好像就在眼前,但人却已经生疏了。

想了想,我决定给张鹏发一个短信。张鹏是我的初中校友,现在是C市

一个局的副处长。

在准备给张鹏发短信的时候,我犹豫了一下,怕他认为我想巴结他。但昨天和周媛他们那一家亲戚聚会过后,我觉得很多时候我是庸人自扰。我心里这么想,别人未必就这么看。再说,通过这一段时间的思考,我觉得我必须恢复和那些老朋友的联系。

这个社会,没有朋友,就意味着你没有团队。一个没有团队的人是干不成什么事的。所以,即便被认为是巴结,也没什么大不了,天下谁人不巴结?当你自豪地宣称你和某某是朋友的时候,就已经巴结了。所以,我还是按下了发送键,把我对张鹏的祝福送了出去。

张鹏没有回短信,在我意料之中,但我还是有些失望。我已经决定要和这些老朋友恢复联系了。这不仅仅是精神需求,还有,如果我真的要混出个人模狗样,我回避不了他们。回避改变不了我潦倒的现状,与其这样,还不如主动联系他们,或许他们能带给我一点儿帮助呢。

我决定去找张鹏聊聊。我找张鹏的目的是想把我目前的境况给他讲讲,请他帮帮我出出主意,但不是以朋友的身份,而是以求教者的身份。

求救,其实也是一个托词,我就是想恢复以前的朋友关系。

我给张鹏打了个电话,向他问好。

惊悚悬疑

上世纪六十年代,身为新中国第一批地质勘探队员,我们被秘密调到某地质工程大队。一纸密令,我们不明目的、不明地点、不明原因,来到最老到的地质工程师都不能辨认的崇山峻岭原始丛林——这里隐藏着地心1200米深处令人惊悚的秘密——勘探队员永生难忘的地质宝藏。整个故事诡异诡异、悬念迭出。

工程兵全体出动进行地毯式搜索

那是一处不知道方位的山谷。我们只在草丛里看到了大片已经生了铁锈并且爬满了草藤的铁丝网,那些绑铁丝网的木头桩子上,涂着几乎剥落殆尽的日本文字。日本人在东三省搞过很多古怪的勾当,所以看到这些我们并不惊讶。我们几个混得比较熟的人,都跟着老猫,总觉得跟着这人,很有安全感。

傍晚时分,我们被带到了一个帐篷里,一个大校用廊坊人的口音命令着让我们宣誓保密。那个年代大家对此已经习以为常,都郑重地看着前方发誓。

我看见前面的老猫,宣誓的时候,另一只手在大腿上画了个叉,意思是这次宣誓不算。而我因为家庭出身的关系,虽然好笑,但也不以为然。我家里新中国成立前干的勾当,比违背誓言缺德多了,也没见得我父亲有什么心理阴影。

仪式完成后,开始放电影;那个小放映机是个新奇的东西,我们都很好奇,一时议论声四起,但片子刚开始了几分钟,所有人都闭了嘴。我只看了不到10分钟就感到了一阵窒息。那居然是一段绝对不能泄密的《零号片》。

我要说明,在当时的环境下,我们不可能怀疑这短片的可信程度,但现在看来,有些片段实在很难让人相信。影片内容是说,1959年的冬天,大兴安岭

南麓一次火灾中,救火的伐木工人一个泥泡里发现了一架日本运输机的残骸,有关方面随即介入,发现这架飞机上运送的,居然全部是关东军对于东三省和蒙古局部地质勘探的文件。因为这些文件全是日文书写,发现之初需要翻译人员和地质勘探人员互相协作着来整理,而就在整理期间,其中一个档案员,在一个箱子里,发现了一只奇怪的黑色密码铁盒。那是一只十分古怪的盒子,很不起眼,但是盒子上的密码锁十分精密,很明显是军队用的。有关人员出于好奇,用了一些手段,从那盒子里取出了一份关键字用密码写成的地质勘探资料。

由于那些关键字的密码无法破译,有关方面只能按照资料上的记载,进入了这里的丛林,寻找上面记载的线索。自然,他们在这丛林里发现了这个日军临时基地。我们自己的勘探队随即在附近进行了一次普查式勘探后,却没有任何结果。日本人对这里的极度重视,和我们自己队伍的毫无发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当时七二三负责人直觉到了事情的特殊性,于是,怀着对日本勘探数据的信任,以及石油存储地层的深度的依据,鼓动中央动用了苏联引进的“地震勘探设备”对这一块区域进行地震勘探。

5个月后,有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发现。勘探显示,在这块区域地下1200米处,出现了地震波的异常反射。在胶片上显示的是,一块非常突出的形状不规则的白色影子,精度精确得吓人,是49米长,34米宽。看到这里,技术人员直接200倍放大了那个白色影子,所有人都一眼认出来,那竟然是一架飞机!

大校跟我们解释,从飞机的精确外形分析,应该是一架日军的“深山”,那是一种很冷门的重型轰炸机,数量非常的少。所以,按照唯物论,如果飞机不是通

过扯淡的空间扭曲出现在那里的,那肯定就是日本人自己搬下去的。

按照这个假设,我们推定日本人当年在这里,应该是挖了或是找了一条通往地下深处的通道,接着,把这架“深山”化整为零运了下去,然后在通道的尽头,地下1200米处的地方又把这玩意儿重新组装了起来。

论证到这里,大校就接着说,他们已经在附近发现了大量防冻机油的痕迹,现在这里的工程兵,正在大范围搜索,希望能找到第一条前提。而一旦找到通道,就要组织人下去,看看下面到底是什么情况。这也就是我们之所以来到这的原因。

接下来的时间,工程兵全体出动,进行地毯式搜索,我们曾提出要帮助搜索,但被大校坚决拒绝了。

唯物主义的胜利发生在12天后,据说一支工程兵分队在5公里外的山上发现了一条废弃了很久的车道,顺着车道发现了一个大型的构造洞。

大部分人一兴奋到了极点,只有老猫面有惨然。我这几天越来越佩服老猫,这么刺激的事情,在他脸上居然看不出一点变化。

每个年代都有那个年代下典型的一类人,老猫就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一类人。他们十分聪明,在解放初期的斗争中,看过很多不应该知道的事情,所以知道很多表面下的真相,也知道自己无力改变这种事情。这种人敏感而狡猾,而且享受那种众人皆醉我独醒,但是我又叫醒你们的优越感。

当天晚饭的时候,我找了几个机会,凑过去问了他,是不是有什么想法。

他一开始只是对着我笑,什么也不说,后来我递了几支烟他才松口,他说这件事情,不对。

